



科学家的童年

6

● 张孝骞

● 梁元博

● 张香桐

● 高庆狮

● 张作梅

院图书馆

5
3/6



010317

童年文库

128-5
3
33(6)

科学家的童年

6

新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：孙如岩

《童年文库》
科学家的童年⑥

*

新蕾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天津新华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4.25 插页7 字数87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

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600

统一书号：R10213·270 定价：平：0.70元
裱：1.70元

编者的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。今天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幸福地度着自己童年的小朋友，一定想知道那些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做出了贡献、增添了荣誉的叔叔、伯伯、阿姨是怎样度过他们人生的第一阶段——童年的。他们是不是也象我们一样无忧无虑地学习和游戏？为了满足小朋友们的要求，我们编辑了这套《童年文库》，目的在于用朴实的文笔、生动的形象向小朋友介绍我国当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、体育冠军和其他著名人物童年时代的生活故事，使小朋友们从中得到教益和启迪。

《童年文库》包括《作家的童年》、《艺术家的童年》、《科学家的童年》、《冠军的童年》等丛书。

《科学家的童年》收有我国当代科学家回忆他们童年生活的文章。这些文章，有的是科学家本人撰写的，有的则是别人代为整理或采写的，都是真实的故事。在每篇文章前面，都附有科学家的照片、签名、简历和主要成就，使小读者们见人、见字，了解科学家的历史和成就，读起文章来更加亲切。

本丛书拟分若干集出版，每集十万字左右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中国科协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科协的鼓励和支持，许多科学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帮

助和关怀，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本集收入了介绍科学家张孝骞、梁元博、张香桐、张作梅、高庆狮童年生活的文章。



张孝骞在工作

张孝骞

医学院获博士学位

一九二一年七月张孝骞在湘雅



目 录

静谧中的回忆

——医学家张孝骞的童年

.....周文斌(3)

海之恋

——海洋地质学家梁元博的故事

.....邹新炎(25)

依本来自荒漠里

——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的童年

.....徐宝富(55)

艰难的求学之路

——金属物理学家张作梅的童年、少年时代

.....周 航(87)

九龙江畔的足迹

——计算机专家高庆狮童年的故事

.....周文斌(105)

张孝骞的简历及主要成就

张孝骞，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市一个教员家庭。十三岁入中学，十七岁成了湖南湘雅医学院的首届学生。1921年，他以毕业成绩和临床研究论文的两个第一名，获得了两块金牌，并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。

毕业以后，他先后在湘雅医学院和协和医学院担任医学教育、科研和临床方面的工作。1926年，他首次去美国，在约翰·霍布金斯大学从事血液循环系统的研究。一年里，他撰写了《测定循环血容量的一氧化碳法》和《糖尿病酸中毒时的血容量》等论文，均以独到的学术见解，受到了美国医学界的重视。回国后，他继续从事血容量与血浆蛋白的关系的研究，第一次证明了血浆蛋白降低时，血容量（包括血浆量）也随之下落的病理现象，改变了医学上的传统看法。后来，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了消化系统，在协和医院创建了消化专业组。此外，他还对大系列热病患者的胃分泌功能进行了长期探索，揭示了发热时胃症状的部分机理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。

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，他不愿在沦陷区工作，毅然离开北平，回长沙接办湘雅医学院，担任了院长的职务。在艰苦动乱的环境中，他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医学人才。

1948年，他迎着解放战争的炮声回到北平，参加协和医学院的复校工作。从那时起，一直到现在，他始终从事临床和教学工作，担任内科主任职务。他一生发表过五十多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，在注重科研的同时，他还为千千万万的患者解除了疾病的痛苦，对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解放后，他先后担任了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，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。1981年9月，中国医学科学院举行座谈会，庆祝张孝骞教授从事医学工作六十周年。会上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，对他在医学事业上的成就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赞扬。

静谧中的回忆

——医学家张孝骞的童年

周文斌

红霞公寓一老人

1982年冬季的一天，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从首都医院开出，穿过北京市最繁华的街道——王府井，向西进了红霞公寓的大门，停在东边的单元门口。车上走下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，他吃力地掀开了沉甸甸的棉门帘。随着门帘的落下，刺骨的寒风和门外的光线全被截住了，楼道里显得温暖而幽暗。老人手扶着拐杖，慢慢地向前移动着脚步，伸出手去摸索墙面上的电梯开关。突然，一道台阶把他绊了一下，他趑趄着向前跨了一步，另一道台阶又碰到了他的脚尖，他摔倒了！老人已经八十五岁了，又患有坐骨神经痛和老年性白内障等疾病，跨几级台阶真比年轻人登一座山还要困难。老人极力地用胳膊撑着地面，打算爬起来，可是，他的两条腿却不听使唤，几番挣扎，终于没有成功。这时候，幸好来了一位邻居，发现了跌倒在地的老人，急忙将他扶了起来，用电梯把他送上了四楼的家。

这个摔倒的老人就是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

长、原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。1972年，在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直接关怀下，他才从一个拥挤的住所搬进了红霞公寓。从此，他默默地在这里进进出出，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。

张教授躺在床上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自然规律真是无法抗拒啊！一年前，自己步行到医院去上班，查病房，看门诊，还行动自如；现在不同了，走起路来深感吃力，眼睛花得连病历上的字也看不清。他从身上掏出一小瓶药水，放到桌子上，遗憾地说：“这种治疗眼睛的药品，效率太低了，去医院之前我已点过了，可还不到三个小时，就又连路也看不清了。”

“张老，您不是早已辞去了医院内科的领导职务吗，为什么还去上班呢？”邻居看着张孝骞教授疲惫的神色，不解地问道。

张教授摘下了眼镜，微微一笑：“是啊，我辞去内科主任的职务已三年了。这只不过是想给年轻的同志让路，并不是想卸掉肩上的担子。事实上，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责任，是任何时候也辞不掉的。”

“他呀，什么时候也不会服老的。”张教授的弟媳在一旁插话了，“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医院里每周四次查房和两次门诊，一次也拉不下他。现在看门诊已力不从心了，可查房却照常参加，还要经常到医院或外单位去会诊。”

“哥哥，你一生为别人的健康操劳，也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呀！”弟弟敬斋一面为他盖好被子，一面贴近耳根对他说。

张教授没有回答，他只是指了指自己的脚下。弟弟懂得他的意思，立即把几袋沙子挂在哥哥的脚上，补做他这天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的牵引治疗。

邻居和家人相继退去了，卧室里显得十分静谧。张孝骞慢

慢地合上眼睛，希望这段治疗时间能够成为他恢复精力的短暂喘息。可是，他怎么也睡不着，牵引沙袋似乎愈来愈沉重了，全身的骨节都感到有些隐隐发痛。他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医学杂志，开始全神贯注地阅读上边的文章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这本杂志终于从他的手里滑落下来，掉到了枕头的一边……

登岳麓山之后

恍惚间，时序猛然倒转了七十年。张孝骞回到了中学时代。

这一天，他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迈着轻快的步伐，攀登在岳麓山的羊肠小道上。潺潺流泉，婉转鸟鸣，伴随着年轻人的欢声笑语，使他们完全不知道疲乏。不一会儿工夫，他们便登上了山顶。时值秋季，满山的枫林红得就象燃烧的火焰。俯视山下，浩瀚的湘江变成了一条轻盈的飘带。极目远眺，长沙市笼罩在一片乳白色的烟霭之中。

真是神仙般的境界啊！遗憾的是，自己虽然生长在长沙，岳麓山又近在咫尺之间，却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观赏大自然的胜景。张孝骞欢乐的心境里突然袭来了一丝苦味。

一个同学爬上了一块巨大的岩礁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他脱下身上的外衣，仰望着无边的天际，开始朗诵起杜甫的诗句来：“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荡胸生层云，决眦入归鸟。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”

张孝骞也登上了那块岩礁。他拍了拍那同学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你把这首诗用在这个地方，大概有点言过其实了吧？”

“言过其实？”那同学转过头来，惊异地望着他，“岳麓山不是已经踏在我们的脚下吗？”

“对，岳麓山是踏在脚下了，可岳麓山本身又处于什么位置呢？”张孝骞解释说，“岳麓山又称麓山，它只不过是南岳衡山之足。杜甫登上了五岳之首的泰山，产生‘一览众山小’的豪情是很自然的。我们现在离‘绝顶’还远着哩！”

“好！”那同学一把抓住张孝骞的胳膊，使劲地摇动着，“那我们约定一个时间去登衡山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张孝骞沉吟了片刻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依我看，杜甫不过是借景抒情罢了，其意也并不真正在于登泰山。譬如我们学业上的长进，不也和登山一样吗！”

那同学哈哈大笑起来，用略带揶揄的口气说：“噢，真难怪你这个夫子整天杜门不出，原来你是想在学业中领略到‘一览众山小’的旖旎风光呀！”

张孝骞的脸红了。他不想将这样的话题继续下去，于是邀大家下山。

秋天的黄昏来得特别早。当他们来到山腰间的爱晚亭时，太阳已经西沉了，飘荡的晚霞染红了半个天空，满山的枫叶开始呈现暗紫色。成群的鸦鹊在薄暮中鼓噪不休，飞向森林深处。远处的房舍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剪影，显得异常静穆。朦胧中，一切都在相互交织，相互融合，天地渐渐浑然一体了。

张孝骞无心观赏这仲秋暮色，他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赶快回家，不然祖父会着急的。可是，他被人拉住了一只胳膊。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个在山顶念诗的同学。

“什么事情使你这样匆忙，连爱晚亭也不呆一会儿了？”那同学望着他，狡黠地眨着眼睛。

“不行！出来的时候，我已跟祖父说好，天黑之前一定回家的。”张孝骞解释说。

“既登岳麓山，就不能不欣赏爱晚亭的暮景啊！”几个同学冲了过来，不由分说，连推带拉地把他拥向爱晚亭。

大家坐定，那个阻拦他的同学突然又来了诗兴。他走到张孝骞的面前，用颇为得意的口吻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我念的杜甫那首诗言过其实吗，现在，我再给你念一首恰如其分的。”接着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把胸脯挺得高高的，就象登台表演似的朗诵起来：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

他刚念完，几个同学一齐鼓起掌来。一个同学拍着张孝骞的肩膀说：“如果你爷爷责备你回家晚了，你就可以用‘停车坐爱枫林晚’的诗句来回答他了。”

张孝骞的脸上露出了苦笑，只好悬着心应付这热闹的局面。大家尽情地玩耍了好一会儿，才摸着黑往回赶。

到了湘江边上，发现赶渡的人仍排着长队。张孝骞站在队伍里，望着漂浮在江面上的小船和隔岸闪烁的灯火，心里不免忐忑不安：这么晚还未到家，家里人不知道该如何担忧呢。要是能够游泳的话，我真要泅渡过去，可惜自己并不会。

当他汗流浹背地跨进家门的时候，发现全家人都围坐在饭桌边静静地等候着。饭菜早已不冒热气了，可还都原封不动地摆在桌子上。几个年幼的妹妹也都极力忍受着饥饿，没有动一下筷子。

妈妈见他进来，急忙起身，担心地问道：“孝骞，你什么时候才回来？是不是路上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却偷偷看了祖父一眼。这时，祖父仍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，目光异常冷峻。张孝骞立即低下了头，似乎怕那火焰般的眼光灼伤了自己。过了半晌，他才嗫嚅地说：

“我本来是想早点回来的，可是……”

祖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可是什么？你对我说得好好的，答应天黑前回家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祖母出来解围了。她把祖父按到了座位上，抱怨说：“孩子能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得了，何必发这么大的火？他已经这么大了，你还能整天把他系在裤腰带上？”

祖父又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火气并没有消下去：“我也不是不让你出去玩，但现在兵荒马乱，匪盗横行，加上江上摆渡又不方便，万一出了事，那该怎么办？再说，小孩说话应该真诚老实，不能对大人讲假话。”

祖父把“假话”两个字说得特别重。这两个字就象锤子砸在张孝骞的心上，使他的心几乎快要裂开了。他多想告诉祖父啊，自己并不是成心在欺骗他，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许诺，他还想向祖父保证，今后再也不做这种自食其言的事情，无论碰到什么情况，也要忠实履行诺言。可是，他的喉咙哽塞了，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，一句话也说不出……

以学问立身

……张孝骞醒来了，才知道自己做了一场梦。然而，这梦境却是那样的清晰。

是啊，祖父确实是很严厉的。张孝骞又接着梦境回忆起来：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，家里来了几个乡下亲戚，年幼的孩子因为不认识这些陌生人，觉得无话可说，就躲着不露面。祖父竟然生气了，事后狠狠地责备他，说他不懂得礼貌，做了有损家风的事情。张孝骞平时上学，祖父也给他立了一条规矩：放学以后，必须按时回来，不准与其他的孩子出去玩要。

即使在餐桌上，祖父也老是让他坐得端端正正的，筷子在好菜的碗里多挟了几次，祖父也会很不高兴地说：“小孩子吃菜，好的坏的都要能吃才行，否则，嘴吃馋了，长大之后何以持家？”

其实，祖父也是一个慈爱的人。年轻时，他是长沙乡下一个自耕自食的农民，后来，不知他怎么雄心勃发，突然搬进城经营小商业。凭着一丘石臼舂米，兼作卖米生意。不久，他就赔了本，关了店铺。这以后，他教育孩子“以学问为立身之根本”。张孝騫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家训下诵读经史的，后来中了秀才。可是，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，父亲的晋升之道被堵塞了，他只得到中学去当国文教员，或到有钱人家去做家庭教师。父亲在仕途上的失败，使祖父将全部心血转移到了第三代身上。张孝騫是长孙，自然很受祖父的钟爱。祖父希望他有一副坚强的翅膀，将来能够搏击风雨。他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，祖父就教他认字，计数；稍长，则又对他讲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。这一切，在孩子的心目中，当然是很严厉的，但长辈之心，却是出于慈爱，出于对孩子前途的深谋远虑。

最使张孝騫不能忘记的是：在他中学毕业后，父亲被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得疲惫不堪，希望把肩上的担子分一部分给张孝騫，因而劝孩子到商店去当学徒。

对于父亲的这一决定，祖父极力表示反对。他怒冲冲地对父亲说：“不行！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毕业成绩是第一名，很可以造就，你不能只图眼前利益，断送他的前途！”

“我以为，人第一需要生存，第二才能求发展。目前，我们正是求生存的时候。”父亲固执地争辩着。

祖父的火气更大了。他把桌子拍得嘭嘭响，“生存！什么

叫生存？有钱人家吃山珍海味是生存，无钱人家吃糠咽菜也是生存！孩子既然闯到我们张家来了，我们做长辈的就要对他负责！”

“爸爸。”父亲显然把语气放缓和了，“您看，我上学的时候，家里也没有为我少吃苦，可是，有什么用呢？大家不还是受苦受穷吗？”

祖父当然无法否认父亲所谈的事实，但他仍有自己的道理：“所谓‘以学问为立身之根本’，并不是以学问为发财的资本。我并不期望什么荣华富贵，只希望子孙们能够有所作为！”

这场家庭辩论终于以父亲的失败而告终。张孝骞至今回忆起来，仍然有些胆颤。要不是祖父的胜利，现在手中的这把医学之剑也就不属于他了。

做不起学生装的孩子

童年的回忆，就象一股清澈的溪水，潺潺地在张孝骞的心田里流淌着，使他感到甜蜜而温馨。然而，细细品味起来，其中却也夹杂着许多苦涩和辛酸的滋味。

清朝末年，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正在与清政府进行着一场殊死决战。社会的动乱，人民的痛苦，已经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。张孝骞一家，仅靠父亲当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，日子过得十分拮据。在学校一大群穿着漂亮服装的同学面前，张孝骞显得非常寒酸。长郡中学有足够的学生宿舍，学生们都可以住校。张孝骞交不起住宿费，也付不出膳食费，只好走读。湖南人称之为读“通学”。他家离学校不近，这“通学”的滋味实在难受。每天必须早早起床，天黑了才能